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二十七回 行者點化崔夫人 魏王約束中軍令

卻說崔皓要看科儀等項，謙之道：「官長要看，須是齋戒沐浴，拜入道門為個弟子，方才看得。」崔皓哪裡肯依謙之之言，只是要看。謙之見不肯依言，乃使法術，只見空中黃巾力士，擁護著焚香童子，捧著許多經卷，只是在雲端現出，卻不下來。崔皓見了，方才下拜，願意尊謙之為師。謙之乃招手，叫童子捧經卷下來。那空中童子，方才落下彩雲。崔皓一一看閱科儀等項，稱贊禮謝。後有說法真偽總在道者之心五言四句：大道原非假，清虛果是真。

但問修行者，可是道真心？

卻說拓跋氏太武肅臨朝，執事官奏道：「今有臣下崔皓上書，陳啟嵩山道士寇謙之道法靈異，圖篆經卷非世所有，且辟谷輕身，若欲修仙學道，非此人導引不可。」太武准奏，即令臣下召謙之入朝。崔皓又啟道：「這道士高傲自重，非可呼召而至，望王以禮待他。」太武依言，隨令謁者、執事官厚幣延來。只見執事官與謁者領了王命，備齊金緞表禮，兩員官私自一個說道：「王聽崔官長書薦一個山野道士，如何不召而禮請？若是禮請，這道士必是個公相，有經國安邦之略，治眾牧民之才，我們也安心上門去敦請。」一個道：「不然，賢能之士，養高抱道，厚幣延請固是。若有道的全真，他能呼吸陰陽，旋轉造化，運神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便是以禮延請，要學他長生不老，這也說不得奉令莫辭勞苦。只是如今有道的，他不在深山窮谷完他的修行，來你這塵凡作甚？」一個說：「修仙之人也有尋外戶的。只是這一件外戶之事，便就生出多少奸狡，壞了教門宗旨，那知道些法術，曉得些內養。他便裝體面，立崖岸，做模做樣。若是不知道的，與他相親，便就化緣，要佈施。」兩個執事官，說一回，笑一回。只見左右捧表禮的一個隨從人聽了，說道：「小的知道道士有道行，有法術，不肯輕易見人，便面也難會。」執事官聽了，乃問道：「你如何知道道士有法術？」從人答道：「這道士能驅邪縛魅，降怪除妖。」執事官聽了道：「我正有一怪事，他若能除，也不枉了奉令禮請。」謁者便問道：「先生有何怪事？」執事官答道：「山妻近日懷孕，臨盆之日，夢有四個漢子，領著無數孩童，口裡說道：『分門散戶與人家鞠養。』這無數孩童，都是醜陋惡像，並無一個清秀容顏。山妻檢得一個，生下來，卻是精怪一般，不吃乳，不食飯，如今只要葷酒吃，便止啼哭。若是道士有法術，也要問他個原來情節。」

當下執事官與謁者到得崔皓府中，通知謙之說：「國王表禮延請師真赴朝。」謙之哪裡肯行，說道：「吾未別謝嵩山，安可輕造王朝？」乃出府門，說道：「且回山去也。」執事官只得回奏。國王問崔皓，說道：「予以禮請道士，如何不來？」崔皓道：「道士曾說，未辭謝嵩山石洞，未便入朝。」國王乃命執事官同崔皓奉玉帛牲牢，往祭嵩岳，仍命禮官鼓吹，迎謙之於平城之南，起建天師道場重台五級。一時招集道徒眾盛，國王遂改稱太平真君，親至道壇受篆。崔皓既薦寇謙之，大得寵於國王，晉封官秩。二人得國王寵幸，終日講談法術。國王一日問謙之：「道場法事這等齊備誠敬，天神可來享受？」謙之道：「不來享受是臣道與王徒修虛設也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來享受，凡人可見得麼？」謙之道：「見得，見得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見得，道師何不施一法術，使予與那天神交接見面，這才見費了許多醮事，不虛設逐日功果。」謙之答道：「王欲交接天神，必須要起建個宮殿在半空裡，雞犬音聲不聞，凡俗法氣不犯，天神方肯下降，王方得交接。」國王聽了大喜，隨命崔皓督工，以國城東南之地，建座道院，起名觀輪天宮，令極高大，不聞雞犬之音，勿近凡濁之氣。當下興工。土木之費，工力之作，不說千百萬計，小民力竭，百姓愁怨，道跡興嗟。卻有個瘋顛行者走到崔皓府前，口裡說的是瘋顛話，手裡捧的是一卷《金剛經》，要見崔皓。卻遇著崔皓出，夫人郭氏偶在堂前，這瘋行者一直走近堂前，左右把門人役哪裡阻攔得住！夫人見了行者，問道：「行者何處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道人有處來，只恐夫人沒處去。」夫人怪怒起來，道：「這瘋道人說瘋話，我一封誥夫人，官長又是當朝顯秩，怎麼沒處去？」行者道：「夫人，你聽我道人說幾句瘋話。」

說瘋話，不是瘋，卻是幾句正正宗。執笏當朝官長事，脫簪直諫你家風。罵汝夫，理不通，薦寇道，建天宮，民力繁傷怨氣衝。福國安民有正乙，一誠感格在心中。哪有天神來接見，徒高台殿在虛空。沒處去，你夫翁，急早回頭乘至公。我有彌陀經一卷，能保夫人得所終。

郭夫人聽了，方才叫侍婢接得行者手中經卷，行者化一陣風，影跡不見。夫人望空下拜，取經一看，乃是一卷《金剛經》，便供奉家堂，時時看誦。卻說這瘋顛行者是何人？便是那寺中捧茶，說謙之狡詐的行者，呼犬銜骨的瘋魔，總是隨密多尊者、未了普度的元通。他雖被印度國王焚化，陽神卻也週遊世間，他見國王寵幸崔、寇二人，那執事官說的許多分門散戶孩童，都是那輪轉的貪嗔癡等一派，吳厭、陶情等眾脫生，恐引壞了這方僧人吃葷酒，破戒行，做出墮地獄的根因，故此屢屢顯化度人。

卻說崔、寇二人得國王寵幸，一個專恃威權，一個矜驕傲慢，朝臣大小無不怨對。一日，二人正在觀輪天宮下來，到得府中，私說宮殿這等高廣，科儀這般誠敬，卻不見神人交接，恐王說道不靈。二人正議，忽然陰風晦晝，目不見人，只聽得空中若雷聲言說：「汝等當竭忠事主，正道安民。吾奉正教仙戒汝等以正，則順而獲祥，以邪則逆而受禍。赫赫正氣，豈容汝等估寵驕恣！」崔皓見了這光景，往內堂抹壁飛走。寇謙之聽得這音聲，把案一拍道：「吾自有法！」只見聲止風息，依然白晝。崔皓進得內堂，見夫人在堂中誦經文，聽得卻是釋門品第，乃問此經卷何自而來。夫人便將瘋顛行者說話備道一番。崔皓哪裡肯信，隨把經文焚毀，叫投諸廁內。只見那火燄飛空，化作祥雲西去。郭氏無奈，只得退歸閨闈。後有說崔皓焚經、獲罪根因果報不小五言數句，說道：

佛開方便門，演此真經寶。  
見聞得受持，消災增壽考。  
奈何崔皓愚，偏邪信妖狡。  
焚毀投廁中，造孽非輕小。  
一朝寵幸衰，王怒檻車討。  
按罪投廁坑，道塗以溺攪。  
自悔溺經因，傷心已遲了。

卻說崔皓毀溺經文，造下無邊罪孽不知，乃與謙之專尋僧家過失。一日，正相談論在府內，忽左右傳稟，有執事官王炫要見寇師。崔皓令其入。王炫參謁了崔皓，便以常禮相見寇謙之。謙之恃寵驕傲，心中不快，便問道：「先生顧我，有甚事情？」王炫道：「久聞師真除妖降怪，小官家有一怪事，只因山妻懷孕，臨盆之日，夜夢四個漢子領著無數孩童，口裡說道：『把這孩子分門散戶，都與人家鞠養。』便把一個醜惡的與山妻。山妻嫌其陋，再四揀擇，哪有一個可觀，不得已受了一個。生出來，果是醜陋惡像，如精似怪。如今卻不吃飯食，專要葷酒。如無，啼哭不止。為此求師真鑒別何因，可有個法術懲治？」謙之聽了，答道：「這事情必有根因，吾有道法，只是不輕易為人驅除。先生須是費百千金寶，建一個九轉大大道場，方能知道詳細，救解汝子葷酒啼泣。」王炫聽了，說：「小官職卑俸薄，哪有百千金寶，望師真從簡行事，也是莫大恩功。」謙之面允，王炫退去。謙之乃向崔皓說道：「執事官卑，傲慢見我，我以厚費難他，仍要查他家門產子果是何怪。」隨畫了一道符焚去，只見符使喚得四個漢子到來。謙之乃問王炫孩子事情。四漢齊齊答道：「我等皆前劫」四里『，輪轉未了根因。能亂正而卻畏正，能導邪而復陷邪。」謙之聽了，說道：「汝等我已知矣，只是昔日寺僧炎涼，今日王炫傲慢，行者兩次弄瘋作顛，來侵吾教，吾今本當用劊，只得留汝，報復那驕傲、炎涼。」四漢道：「我等也只因渾亂人情，重罰輪回異劫。今道師正當存正大光明，以修真教。不當以些微小忿，希圖報復，甚失出家修行之體。」謙之不聽，乃復問王炫孩子如何不吃飯食，專以葷酒免啼。四漢道：「師真既已知我等情由，只因王炫

妻平日妒潑，他生產臨盆，惡氣上升，邪氛入念，夢寐不自悔改，產育自是怪妖。」謙之道：「吾且不治汝以邪投他，且令汝去把他邪陷。」四漢唯唯退去。卻早王炫復來，泣拜謙之前，說：「小官無禮，望師真開宥。」謙之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「先生，莫非孩子有說麼？」王炫泣道：「孩子連葷酒不吃，只啼不止。」謙之笑道：「無慮，我有一符，可執回宅，焚之自安。」乃以符與王炫。王炫依言焚符，其孩不啼，吃飯。因此，國人皆曰：「寇道師不可輕慢，國王且師事，況臣下乎？」一符除怪，止卻孩啼，真好道法！」紛紛嚷嚷，遍滿國城內外。

哪知元通和尚屢屢顯化陽神，一則為普度之已完、未結，已完的，是密多尊者前度化緣；未完的，乃達摩老祖四彈之教。四彈乃無言之秘，叫和尚一靈，作不了之因。卻不知謙之道名雖大，而心地欠明，附和著一個偏僻挾邪的崔皓。元通和尚陽神雖遍徹有情，只可惜不能操輪轉劫奪，挽回那狡詐心腸。這和尚苦了神魂，那邪的恣其心性。元通長者憫他異劫漂沉，有生居釋流，不明禪戒；有長在道品，不諳仙宗。又見謙之、崔皓挾偏樹黨，仇對空門，並那行者規諷，攪亂閻中，只這一種深仇，便成矛盾。無奈海島真仙與正道蓬萊赴會，達摩老祖又面壁多時，那輪轉冥司止據陰陽往返、善惡輪回，一死一生，不虛時刻。這「四里」哪管甚九流三教，六道四生，沾著有情，便迷其性。此時若不是聖人道治、仙佛陰功，妖魔怎生蕩定！卻說長安之西，山野之僻，有賊叛名喚蓋吳。這伙人不知父母生身，當保首領為孝，王法嚴，宜安本份為良，苦被四孽轉劫得這一派惡迷，導引得稱兵為亂。可憐涸轍鮒魚，自取糜爛，只是有道仁心，於茲甚憫。卻說神元聘晉回還之日，魏地創寺之多，有道真僧不遭三途之陷，卻也有萬萬千。那更與「四里」為契的，卻也有千千萬萬。這崔皓既師拜謙之，敬尊他法，便與釋僧有如仇敵。神元是一個過世僧靈，怎敵見生官貴！且是被迷塵情之眾，一靈難挽。如是因緣結構人世，便有一種么魔小丑。這蓋吳稱亂山野，魏主興師親伐，當日傳令三帥，統馭五兵，果是整肅的弓刀，犀利的劍戟，堂堂陣擁旌旗，烈烈炮轟天地。左列著崔、寇，僭擬軍師；右擺著孫、吳，盡皆贊畫。當下魏主傳令中軍，兵將靜聽約束。卻傳的何令？他傳道：

兵戰場中止屍地，王師所誅為不義。  
勿恣擄掠劫民財，勿肆傷殘將人斃。  
可憐兵火到村鄉，夫妻子母驚逃避。  
割恩割愛哭啼啼，死別生離無解計。  
家園田產且丟開，寶貝金珠難帶去。  
奔逃漫說貴為官，號泣難誇勢與利。  
願爾枕席過王師，凱歌此去先得意。

卻說魏主興兵親伐蓋吳，傳令五兵免恣屠戮，兵到叛賊即除。真也是義師所指，反側自安。不想兵師住紮在一座大寺院相近，這寺院方丈卻是神元通晉帶來的茹葷長者。風魔戒諭不改，店肆警省不悛，留下業障，積出冤愆，卻遇著統兵來的官員，叫方丈設席會客。方丈辭稟說：「僧房長素，不便治葷。」這統兵官有甚忌諱，便鋪設酒饌，酒酣，推入方丈小門，逼近僧臥房密地，見有兵器陳設。再通小屋，一石磬傍懸，兵官擊了一下，只見小屋門開，一個丫鬟出來，見是官員，即閉門入內，隨把僧人扭到崔皓軍前。僧人口口申冤。怎禁謙之在旁，指唆成案，啟知魏王。魏王大怒，說道：「丫鬟之事，雖稱冤，白誣猶可。陳設兵器，此明明與蓋吳同謀為亂。」隨命有司按誅寺眾，執事官抄沒僧人財產。見家家俱有釀具酒器，及州郡富家大戶寄頓財物，不說萬計，又為窟室藏匿婦人，又使崔皓之讒得以信王。乃進說曰：「佛法虛誕，為世道害。況此沙門藏匿兵器，犯此大戮，宜悉除之。」魏王信崔皓之言，乃盡毀經像，芟夷長安沙門，回宮敕台下四方，命一依長安法，詔曰：昔後漢荒君，信惑邪偽，以亂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，未嘗有此。誇誕大言，不本人情，叔考之世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政化不行，禮義大壞，九服之內，掬為丘墟。朕欲除偽定真，復義農之治，其餘一切蕩除。有司宜告征鎮將軍刺史，諸有浮圖形像及一切經卷，悉皆破毀；沙門無少長，悉坑除之。

魏王將頒詔，只見寇謙之諫王詔且莫要下頒。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